

台港兩地的 佔領行動

- 島嶼天色漸漸光，人人心底太陽花——寫在台灣三一八公民運動之後
- 台灣「太陽花學運」觀察
- 社會運動只靠「激」？
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 從守望到抗爭，我的編號是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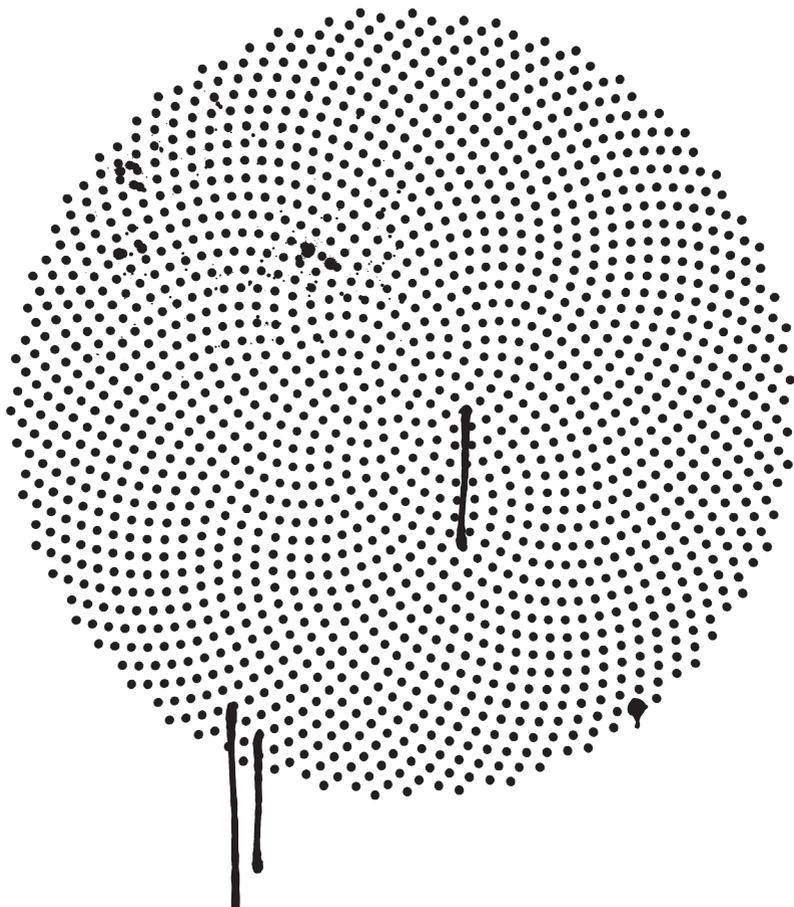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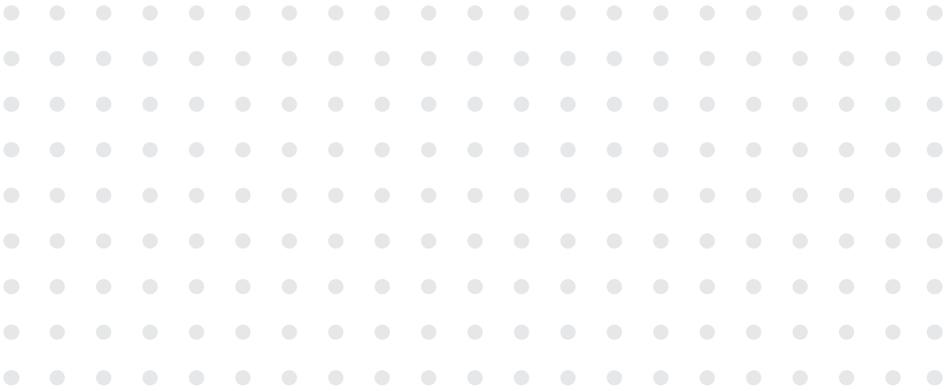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1 4 年 7 月

133





思 | 133期 | 2014.8 | 目錄

編者言 · 2

主題文章

- 島嶼天色漸漸光，人人心底太陽花——寫在台灣三一八公民運動之後 | 蘇南洲 · 3
- 台灣「太陽花學運」觀察 | 王昭文 · 8
- 社會運動只靠「激」？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 沈偉男 · 15

特稿

- 從守望到抗爭，我的編號是239 | 邵倩文 · 30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 and 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五期本地港幣二十五元／海外港幣四十五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劉子書、梁恩榮、文希甄、鄧寶山、湯泳詩、龔立人、司徒樂天、區可茵、鄧長祐

■ 督印人：范立軒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33 July 2014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編者言



台港兩地的佔領行動

編者言

香港剛進行了一次佔領行動，即7月1日晚至翌日清晨8時正完結的「佔中」預演。6月的時候，在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的會議期間，亦發生過兩次佔領立法會事件。談及近數月的佔領行動，免不了會跟台灣因反「服貿」而發生的「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行動作比較。有說是台灣的佔領行動催生了香港的行動，也有說是香港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及2011年的「佔領中環行動」讓台灣民眾得了啟發；而且兩地的佔領行動有不少共通點（當然也存在差異）。這種比較是良性的，不是無謂的爭一時之長短，而是互相借鏡，取長補短，為日後的民主公義抗爭再作準備。

無言感激台灣《曠野》雜誌社、《雅歌》出版社社長蘇南洲先生，以及台灣《新使者》雙月刊執行總編輯王昭文女士供稿，兩位對「太陽花學運」都予以正面評價，難得的是切入點的不同，卻是互相補充，讓讀者可以多角度了解該次佔領行動的豐富意義。

本會的同事沈偉男短短數年間有多次走在佔領行動最前線的經驗，他以個人的經驗和觀察評論香港的佔領行動，以及從「太陽花學運」得到的啟發。

7月初發生的「佔中」預演，參與其中的信徒大不乏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校友助理邵倩文姊妹當日與另外兩位同神學院的學生一起，在七一遊行之後到中環遮打道，原意是參與靜坐守望青年學生，最後卻成為其中一位非暴力抗爭者，遭警方抬走並拘留，得了個身份證以外的編號——239。倩文憶述了事情的始末，見證基督信仰如何推動和支持她堅持到底，心裡沒有懼怕，卻滿有平安和力量。

相提並論之下，不論是「太陽花學運」或者「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都強調非暴力抗爭，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同樣的訴求都是「自己的未來自己決定」。我們彼此都不能隱瞞我們的茅頭同指向中國政府，因為它褫奪港人的普選權，在台灣，民眾的恐懼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過正確說來，我們的共同敵人其實



是製造不公義、不民主、不自由、不仁愛的勢力，我們共同爭取的是建設自由、民主、公義和仁愛的公民社會。

脫稿之際，跟一位台灣學者談論「太陽花學運」和「佔中」預演。他說「太陽花學運」中警察以暴力對付示威者的環節，對台灣人帶來震盪，馬上聯想到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軍警鎮壓平民的血腥暴力；而相較之下，香港警察在「佔中」預演的清場行動中，用「抬」的方法驅散示威者，是十分溫和的舉措。

朋友的評論帶來的思考是：暴力應該作比較嗎？較輕的暴力是可以容許和容忍嗎？

下期預告：中國政府強拆教會斬立決

島嶼天色漸漸光，人人心底 太陽花——寫在台灣「三一八 公民運動」之後

蘇南洲

台灣《曠野》雜誌社、《雅歌》出版社社長

思

島嶼天色漸漸光，
人人心底太陽花
——寫在台灣「三一八
公民運動」之後

若是不要用「完美」來苛求這場公民運動，經歷過廿四天的「三一八公民運動」的台灣是有些不一樣了。因著這些年輕人，許多大人重新找回對這片土地的希望與熱愛，許多原本已經懷憂喪志的人重新找回台灣主體意識，願意挺身站出來說「再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本事與背景

自3月18日深夜，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近三百人，掀起大規模的台灣公民運動。強佔國會議場廿四天後，在4月10日傍晚劃下「光榮撤退」的逗點，迎向場外二萬多支持民眾，也準備面對將要來的司法追訴。

「懷抱理想，承擔責任」是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二人代表這次參與的所有公民運動師友，為這場運動下的註腳。

這幾年來，由於馬英九常以黨主席身分指揮國民黨，再以國民黨在國會佔多數的強勢挾持民意。在一連串的錯誤施政之後，讓基層人民苦不堪言，讓年輕學子看不到未來。而整個馬政府一再的失能與無力感，使得整個台灣社會的憤怒與怨氣猶如一個高壓悶鍋，可能隨時會爆開。

3月18日國民黨籍立委（編按：立法委員）以荒唐的三十秒，片面通過的黑箱「服貿」協議（編按：全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就成了一根點燃汽油的小火柴，燃燒起全國人民心中的怒火，更引發中國、香港及世界諸國的媒體與人民的關注。

起因與定位

由於此一馬政府與北京方面談好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在國人嚴格「被保密」的情況下簽字的，簽過回來又不和國人充分溝通，只是跳針似地一再強調



「利大於弊」。馬英九更再一次以黨主席的威權祭出黨紀，要求黨籍立委「一字不改」地「限期通過」；欲以馬意凌駕黨意，以黨意凌駕民意，猶如強迫國人吞下，以致於反彈之大，前所未有。

綜觀引起此次「三一八公民運動」的起因有三：

一、反馬

馬英九繼扁（編按：前任總統陳水扁）之後執政六年，第一任的四年將施政缺失大部分推諉給前朝政府；第二任之所以當選，當歸功於台商力挺「經濟成長主義」的糖衣效應，及民眾對扁朝貪腐的印象太壞，所衍生對綠營執政的疑慮。

孰料馬第二任這兩年來，敗政連連，從2012年的台灣代表字為「憂」及2013年的代表字為「假」，就可看出台灣人民的普遍心情。在今年一月我就和坊間友人預測說：2014年的台灣代表字是「反」，不幸言中，不過兩個月，三一八學潮就凝聚五十萬人集結凱道（編按：凱達格蘭大道的簡稱）。

二、恐中

中國在軍事上是台灣最大的威脅，又是外交和政治上最大的敵人。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只有中國對準台灣擺了上千顆飛彈；又在國際社會中處處打壓台灣，到處聲稱台灣是中國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要和中國幾乎全面開放貿易，牽涉到兩岸不同的法令調適、中小產業的興衰前途以及人員交流的國安問題，在在需要極為審慎的評量。而馬政府上下竟毫無配套措施，怎能不令人惶恐？偏偏馬政府又急於用「黑箱」方式要硬上過關，難怪更加起人疑懼。

三、拒黑箱

特別是近兩年來，無論年金、油電雙漲、核四（編按：第四核能發電廠簡稱）、軍





中人權以及如今的「服貿」，馬政府都是以不透明的黑箱方式來處理；事前不溝通清楚，事後又要人民硬吞下去，其做法與風格均如同在民主社會實行獨裁統治。

馬英九施政無能，又愛搞政爭，台灣老人經歷戒嚴比較吞忍，年輕學子可是嚙不下去，他們一路支援關廠工人、大埔農民（編按：苗栗竹南大埔事件）都十分挫折，這次他們要自己來。

這次台灣年輕學子的「主體意識」被激怒了，他們大聲說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未來自己決定」，拒絕再被貪戀權位與追求一己「歷史定位」的馬英九再出賣未來。大夥才決意「翻牆」佔領國會大堂，要讓國會從國民黨的國會（台灣立法院有史以來國民黨一直佔絕對多數），恢復為人民的國會。

在許多社會公民運動中，有弱勢族群為生存而戰的工運、農運，有受壓制者為人權而戰的種族、性別運動。然而獨獨學生運動乃青年學子為非一己利害的理想而戰，其中起心動念的無私、勇敢、正直、願意犧牲的奉獻志氣，往往無法不令人動容；特別是足以讓那些老於世故、因循苟且、精於算計小權小利的舊世代政客羞愧不已。

莫忘初衷

這次台灣公民運動雖然倉卒成軍，基本上是由五位學生代表及四個公民團體代表組成九人決策小組，無論議題掌握、策略規劃、媒體聯繫、與官警應對，及至資源調度、環境整潔都相當成熟沉穩。其間雖有部分成員於3月23日衝進行政院而遭流血驅離的走火之舉，卻有能力靠著網路聯繫，於三天內，召喚出五十萬人在3月30日聚集凱道，成功完成超大規模的和平集會。其行事穩健及影響力之大，可謂「相當可佩」，連終生從事反對運動、慘遭滅門血案、望重朝野的林義雄先生，都出來靜坐支持，並說：「你們做得比我們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公民運動充分展現出網路世代對新科技傳媒的掌握與運用，遠超越朝野的思維框架，其動能與深度更是舊世代望塵莫及。



在這次公民運動退出議場之時，年輕人更發揮創意，不但在復原的議長台上靠著議事槌前放下一本《官場現形記》，是贈給王金平的；更在某些立法委員的抽屜裡放進「折斷的麥克風」、「維他命丸」及「莫忘初衷」的紙條，提醒這些精於算計、怯於真言的從政者，莫忘當初對人民的承諾及為人民謀福利的天職。

信仰省思

這次公民運動有人說是一面「照妖鏡」，不但讓許多朝野政客現出原形，也可由參與度及表態上看出台灣教會前後不一的矛盾。

猶記得去年11月30日台灣福音派教會為了「多元家庭」修法議題，大力動員上萬信徒上街表達訴求，議題是「家庭」，方式卻很「政治」；不但踩過自己設定的「政教分離」路線，也給過往一路反對長老教會上街抗爭的理據一個很大的耳光。

為何福音派教會在關係後代子孫安全福祉的反核四運動中缺席？為何在洪仲丘虐死案中，軍中人權組織「一九八五行動聯盟」號召了三十萬白衫軍齊聚凱道的公民運動中也缺席？獨獨在有所爭議的「多元家庭」修法問題上「政治」起來？又在這次太陽花公民運動中龜縮？這是許多基督徒難以理解的事。

其實，國語教會自到台灣創設以來（在大陸時期就已經是），就一直很「政治」，這不是神學取向問題，也不是後天的處境問題，而是先天的DNA問題。「政教分離」只是他們「以沉默配合政府」而祭出保護色的說辭；而長老會是在三次「國是聲明」及「教會公報被沒收」等事件，被執政當局強力打壓後才出現的處境反射思想與作為。大體而言，長老教會是一個比較能「反省」的教會，而國語教會比較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教會。

天色漸光

若是不要用「完美」來苛求這場公民運動，經歷過廿四天的「三一八」公民運動的台灣是有些不一樣了。因著這些年輕人，許多大人重新找回對這片土地的希望與熱





愛，許多原本已經懷憂喪志的人重新找回台灣主體意識，願意挺身站出來說「再來，就是我們的事了」。原已暗淡不明的島嶼天色逐漸光亮起來，大家要共同承擔為子孫創造光明未來的責任。

在經歷四十三年戒嚴（1949年1月開始，直至1992年8月警備總司令部改制為海岸巡防署為止）的台灣社會，人人心底都有個「小警總」（編按：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簡稱），即便警總廢除已經廿二年的今天，許多人的心底陰影仍未完全消除，總是擔心專制獨裁會復辟。另一方面，由於源自日治時期民間抗爭運動志士們的努力不輟，不斷有人為了住民的尊嚴與自由不惜坐牢、被殺，甚至自焚的事件，在在激勵、澆灌了妥藏在人人心底深處的自由之花，早日奔放盛開。

太陽花開

如今看到年輕人為己私、不畏艱難地為人民奪回國會，寧冒刑牢之險，也要說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台灣執政當局一再自稱為「中華民國」的續存者，一面紀念黃花崗烈士的「三二九」青年節，一面要對英勇的太陽花學生以刑法追訴，真不知有何面目面對孫中山？

這場公民運動，喚醒了某些朝生夢死的老輩人，也挑戰了以自由經濟全球化之名行貧富階級剝奪之實的國家資本主義，更提高視野到憲政制度的危機及國際分工與競爭的國家策略層級。

為了不讓台灣人成為即將被溫水煮熟的青蛙，此次運動以「太陽花」為象徵，將人人心底的那朵嚮往自尊、自主、自由之花如同太陽照亮大地，也溫暖每個人的心田。

出關播種

太陽花公民運動退出國會議場，也展開「出關播種」的行動，並到各地基層去深耕。但盼朝野從政者勿再淪入「藍綠鬥爭」的舊思維，或仍停留在「台灣人」、



「外省人」、「客家人」的民粹模式，而讓這些青年學子及揪心廿四天的上千萬國人白費工夫。

從這次公民運動唯一使用過的旗幟——「中華民國國旗」，可以看到他們已經不在乎這些無謂的意識形態，一切回歸良知本心，「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是他們的初衷，也是他們的界限。不然，他們會再回來的，到那時就不一樣了。

思

寫
在
台
灣
「
三
漸
光
，
公
民
人
心
底
」
之
太
陽
後
花
|

台灣「太陽花學運」觀察

| 王昭文

《新使者》雙月刊執行總編輯

思

台灣「太陽花學運」觀察

3·18驚人的行動，是幾個勇於築夢的社會倡議團體長期行動累積出來的公民力量，包括學生運動、環保團體、人權組織……。過去幾年不斷在各種社會議題中行動。他們的組織有別於政黨既有勢力，他們的行動方式，和以往的政治抗爭很不同。

「太陽花學運」的由來

2014年3月18日晚間，一群大學生和公民團體成員衝進立法院，佔領議場。這場前所未有的「佔領國會」抗議行動，一直持續到4月10日，學生和平退出議場後結束。期間，每日都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公民在立法院周邊靜坐，3月23日數百人曾一度試圖佔領行政院，但最終被鎮暴警察驅散。立法院被佔領期間，台灣各地民眾也舉辦集會聲援響應，3月30日則有50萬人在台北市遊行，呼籲政府傾聽人民心聲。因為有人在佔領立法院行動成功後不久送了不少太陽花（向日葵）到會場中，成為會場中醒目的裝飾，媒體就開始稱這場運動為「太陽花學運」。

馬英九總統3月23日出面回應，悍然拒絕「退回服貿」，並一再要求立法院長王金平應該要維護議場尊嚴和秩序（意思是要立法院長動用警察清場）。因為馬英九與王金平之間正為了「司法關說案」而充滿緊張，在此次公民抗爭行動中，兩者之間的角色也頗受矚目。王金平在4月6日出現在立法院議場，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前，不會召開「服貿」相關黨團協商會議，之後議場內的佔領者宣布結束佔領，「出關播種」。

「反服貿」是怎麼回事？

「太陽花學運」最外在理由是抗議國會失能，讓「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未經審查就通過。

2014年3月17日台灣的立法院正在討論如何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朝野

立委吵成一片，該小組召集人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突然在一個角落中宣部：「『服貿』協定已經簽訂三個月，依法送院會存查。」此舉等於「半分鐘決定台灣未來」，消息傳出，一片譁然。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後第一個即將落實的相關協定。ECFA雖然是一個經濟協定，但是因為簽署的雙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國家主權上互不承認，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沒有放棄併吞臺灣的企圖，因此從一開始提出，台灣社會充滿疑惑不安和反彈。但是ECFA仍然在馬政府主導通過，接著進入有關服務貿易、貨品貿易、投資保障和爭端解決等議題的談判。《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沒有和相關產業清楚溝通、評估的情況下匆促上路，2013年6月通過後才告知立法院，立法院遂主張應該審查後才正式生效。但是如何審查？朝野沒有共識，在2014年3月的會期內爭執不已。

關心兩岸經濟談判危及台灣未來的公民團體、學生團體，原本就計畫在立法院外持續抗爭一百二十小時，在18日的荒謬事件發生後，在當晚突然突破警方封鎖，數百人佔領了立法院。他們的行動主要是為了捍衛台灣的民主政治，要求包括：「退回『服貿』、立法院本會期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該條例建立前不得與中國簽訂任何協定」，後來又增加一項：「舉辦全民憲政會議」。

從這些訴求可以看出，「服貿」無法獲得實質審查只是運動的導火線，人民更加擔心的是：立法院無法有效監督兩岸談判過程。台灣人民不願被拉得與中國更近，害怕被中國政府統治，但是當前的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卻顯出急切促統；這個政府與中國的談判方式和內容無法取得人民信任，人民想要一個更能確保台灣整體利益的架構。甚至，人民期待一併解決國會失能、總統權獨大等問題，制定真正符合台灣社會需求、能保護台灣大多數人利益的憲法。

太陽花學運的影響

雖然政府並沒有針對「服貿」議題做出讓步，但「太陽花學運」已寫下台灣歷史



的新篇章。全世界都看到了台灣人民（特別是青年）不願屈服於中國進一步控制，訊息十分清楚，中國政府對台灣的公民力量也應該有更多的認知。

這次不少香港人響應台灣「太陽花學運」。一句口號在運動中廣被引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以香港回歸中國後各方面的負面影響為警惕，盼阻止台灣淪為同樣命運。當立法院內的學生決定撤退後，一位多日在場外聲援的香港人教授若有所失，痛罵：「難道我還要經歷第二次亡國之痛！」可見，有民主信念的人們，實在渴望台灣能維持民主、自由、獨立，勇敢抗拒中國霸權。

這場運動像照妖鏡，讓台灣人民進一步看見台灣社會中「中國代理人」的種種企圖和手段，讓台灣人民更加認清：台灣和中國的政商及文化權貴集團如何結盟、如何宰制台灣社會。但同時，台灣人民歷經長期的奮鬥所獲取的民主政治，珍貴的自由價值，已經內化在許多自主公民心中。為了保護台灣珍貴的民主自由，這次許多人自動自發站了出來。



青年公民力量崛起

這是全新形態的公民運動，但不是平白、臨時產生的，也不只是「學運」。3·18 驚人的行動，是幾個勇於築夢的社會倡議團體長期行動累積出來的公民力量，包括學生運動、環保團體、人權組織……，過去幾年不斷在各種社會議題中行動。他們的組織有別於政黨既有勢力，他們的行動方式，和以往的政治抗爭很不同。例如：井然有序不留垃圾的靜坐場子和遊行、自動自發迅速成立的各種工作小組、善用網路傳播科技的訊息傳遞，還有運動領導圈內的溝通、決策盡可能透明化。

自3·18反「服貿」公民運動佔領立法院開始，台灣青年公民的表現令人驚奇。透過媒體聚焦，大眾可以看見他們活力十足、以各種創意方式來進行「公民不服從」，沒有太多悲情或自憐，比較多的是義怒與自信，還有豐富的幽默感。突破青年文化中普遍的政治冷感，人人自問：「我可以做什麼」？許多領導者表現出高度責任感、誠實懇切的態度，以及面對危機時的處理能力，是目前台灣的政治人物身上罕見的。看到如此有「自治」能力的年輕一代，我們可以推斷：他們絕對會繼續拼下去。

社會運動只靠「激」？ 從台灣「反服貿」看 香港佔領行動

「沈偉男

香港基督徒學會

當學生攻進立法院那一刻，我在想這種事情如果在香港發生會怎樣，學生會被標籤為暴民嗎？市民會支持學生嗎？台灣的學生比較幸運，他們得到逾六成群眾支持。這有一部分是緣於群眾對馬英九政府早就失望透頂，另一方面很可能亦與台灣人較包容社會運動有關。

今年3月18日，台灣學生衝進立法院，抗議政府黑箱作業，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下稱「服貿」），並佔領立法院長達二十三日，成為近年台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這場「太陽花學運」一方面為兩岸三地人民帶來鼓舞及希望，同時又立刻把談論了近一年的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比下去。台灣學生把佔領付諸行動，成功激起千重浪，香港的佔領運動卻一直只聞樓梯響。

很多人不禁問：台灣能，為甚麼香港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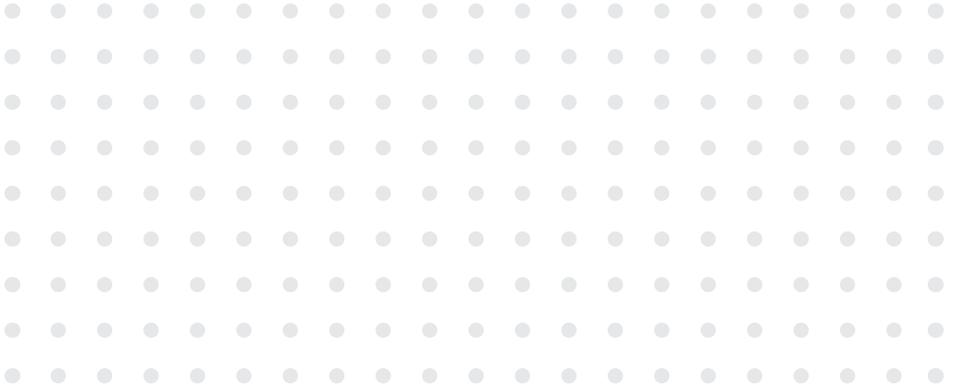
近年，香港瀰漫著一片無力感，部分人認為香港的遊行方式行禮如儀，對政府毫無壓力，只屬表達意見的行動，不會對政治現況造成甚麼影響。一些人更批評港人不夠膽以更激進的方式抗爭，無法令政府回應社會訴求。然而，不少人把「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社會運動作比較時，都流於空泛與浪漫化，忽略了社會背景、組織形態、政治因素都是社會運動成敗的關鍵。近年不少人都喜歡把問題以溫和／激進二元劃分，簡單地把一些地區的社會運動的成功定論為緣於夠「激進」。可是，激進是否台灣人民成功的關鍵？香港與台灣之別是否在於前者激進後者溫和？怎樣進行一場社會運動，才可換來理想的效果？一場「太陽花學運」，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思考。

台港社會背景迥異

我曾對朋友戲稱，如果台灣的歷史是抗爭的歷史，香港的歷史只怕是移民的歷史。筆者記得多年前到台南神學院參與短期課程時，有一位台灣朋友形容，台灣是四面

思

社會運動只靠「激」？
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環海的島國，沒有任何退路，共產黨若要打過來，他們只能誓死頑抗。以往對台灣歷史是有點認識，但這還是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國家與身分。說這話時，他身上還穿著印有「921大地震救災隊」的短袖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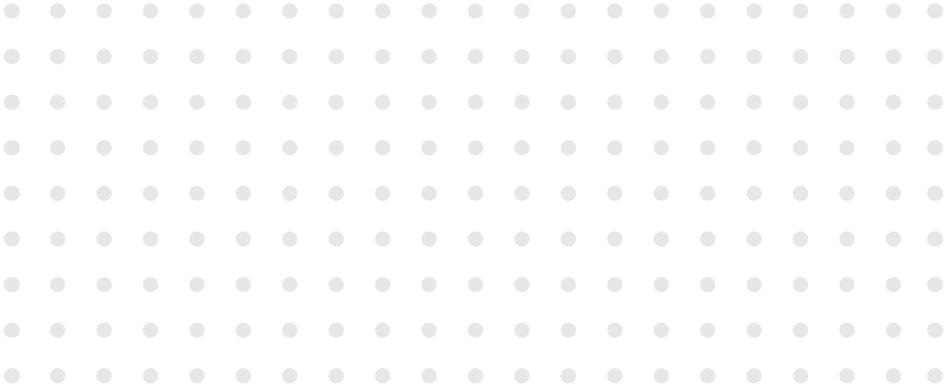
台灣與香港雖同是殖民地，惟兩地歷史步伐卻甚為不同。台灣曾被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後來蔣介石於二次大戰後接管台灣，當時不少台灣人曾對國民黨政府寄予厚望。可是，國民黨來台後貪污腐化，壟斷日用品及必需品的買賣；軍隊綱紀敗壞，欺壓平民。最終令台灣人發現國民政府甚至比日本政府更不如，於是群起反抗，最終引發「二二八事件」，導致數以千萬計平民傷亡。往後，台灣進入了白色恐怖時期，到處都是秘密警察，流學海外的學生也遭職業學生監控。

然而，戒嚴時期的高壓手段未有令所有異見聲音消失，反激起知識分子及黨外人士傾力反撲，亦孕育出台灣的本土意識。縱使不少人命喪政權的刀鋒下，惟他們的努力最終換來國民黨結束獨裁統治，逐步開放黨禁報禁，並於1996年進行首次民選總統選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黨政治。

香港則是另一個故事。我們同樣經歷過殖民地統治，但幸運地在戰後盡得天時地利，基於社會在戰後的不滿情緒高漲，也緣於英國需要增加自己將來與中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時的籌碼，英國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逐漸改善社會民生政策，亦對港人的自由及政治權利逐步鬆綁。港人對政治向來表現冷感，「八九學運」激起千萬市民上街，成為不少人的政治啟蒙，但屠城終究是發生在遠方的北京，我們未曾受過像台灣人的壓迫。面對政局變化，不少人還是會考慮移民，多於視香港為必須堅守的故土。

當學生攻進立法院那一刻，我在想這種事情如果在香港發生會怎樣，學生會被標籤為暴民嗎？市民會支持學生嗎？台灣的學生比較幸運，他們得到逾六成群眾支持。這有一部分是緣於群眾對馬英九政府早就失望透頂，另一方面很可能亦與台灣人較包容社會運動有關。也許，台灣上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令他們對學生運動也相對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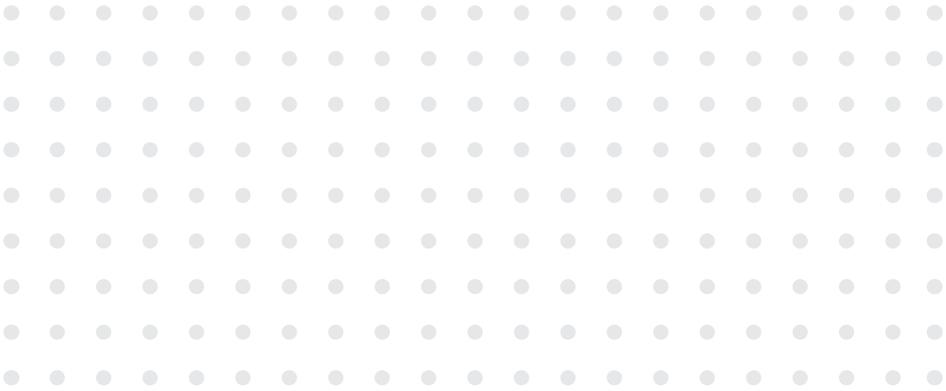
台港運動模式十分近似

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作為遊行示威的「內行人」，我向來對運動的細節較有興趣。當陳為廷衝入立法院後，他們立即能夠展示不同的標語、懂得用傢俱阻塞保安人員攻入議事廳、支援者們從二樓把帳篷及不同物資吊進立法院，在在顯示整個行動絕非一時之勇，肯定是經過周詳預備。最重要是關鍵的補給線沒有被切斷，以致支援者及行動者可以在議會出入自如，否則根本無法進行長時間佔領。而場內直播亦有助突破媒體封殺，他們亦善於在網上動員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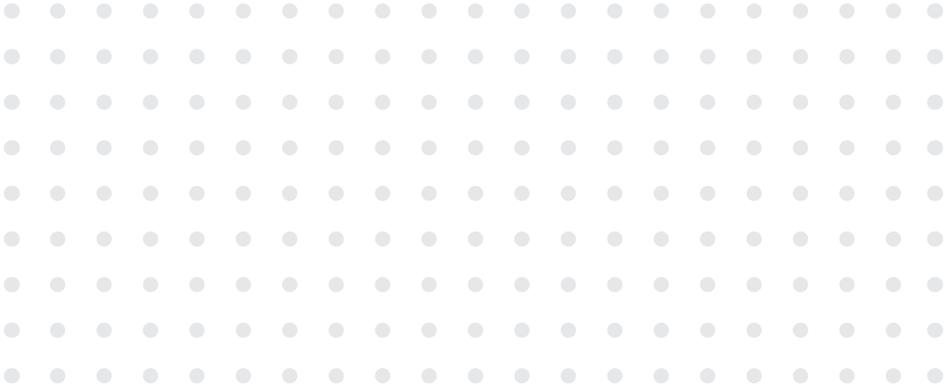
此外，學生們的行動都是點到即止，沒有使用過分武力，亦不時強調和平非暴力的重要。他們能夠在基進與社會接受程度之間拿捏準確，既不令運動失控，又不會令運動變得保守，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

從運動內部組織而言，「太陽花學運」的模式與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甚多相同之處。例如，反高鐵運動（2010）及反國教運動（2012）都是以一群青年／中學生為陣前卒，以一些具爆炸性的行動吸引大眾目光，背後則由民間團體負責支援。至於「反服貿運動」，本身也不只是由學生推動，不少台灣民間團體在去年已跟進相關議題，只是最後由學生作為運動的主角，其他團體進行不同的支援，成功在運動中取得突破。反高鐵時有八十後社運青年苦行、快樂抗爭及包圍立會，予人感覺耳目一新；反國教運動則由中學生負責擔大旗，透過中學生走上街頭的形像，吸引大眾眼球，成為自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另外，兩者都強調運動是和平、理性及非暴力，但並沒有因為要維持和平理性的形象而缺乏基進面向。反高鐵突破傳統的行動框框，以包圍立法會和苦行等方法，拉闊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反國教則採用長期佔領的方式，雖不致癱瘓政府運作（也因此在此廣場沒出亂子情況下，政府沒有清場的藉口），但運動後期捲進越來越多的人，卻令政府不得不在運動演變為管治危機之前急剎車。



思

社會運動只靠「激」？
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佔領行動是兩刃劍

社會運動只靠「激」？
從台灣「反服貿」看香港佔領行動

佔領之後，組織者必需要處理兩個問題：怎樣留？留多久？佔領或留守，從來是一把兩刃劍，因為佔領廣場是消耗戰，面對擁有無盡資源的政府，政府可以武力清場，或採用拖延戰術，令運動組織者筋疲力盡然後讓運動自然瓦解。此外，如何設定退場機制，使運動內部各方都可以接受，並讓參與者退場後把能量轉化，繼續關心不同的社會事件至為關鍵。不然佔領行動隨時反令社會運動受創，參與者受到更大挫敗感，反令日後的社會運動難以進行。

故此，運動組織者除了要考慮如何延長佔領時間外，更要力爭民意認受、擴闊參與人數，讓政府正視民眾訴求。佔領行動未必要取得絕大多數市民支持，但至少不應造成社會反彈。因此，在廣場內進行行動升級，從來不能盲目而行，否則隨時成為政府清場的藉口，亦可能會引發社會反彈。然而，佔領時間日久，便會開始有其他組織者或參與者覺得不耐煩，要求行動升級，又或者待你宣佈行動結束時，便跑出來指罵你出賣群眾。這幾年香港的社會運動，都有這類情況出現。今次「太陽花學運」期間，「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突然發動群眾衝擊行政院，試圖把學運升級。結果成為政府清場，指控學運失控的「理據」。而經過衝擊行政院一役後，學運支持率亦隨之下降。當日他們衝擊行政院時，亦分散了在場的群眾，令立法院險些同告失守，幸然參與群眾機警，最終力保立法院不失。

由此可見，運動成功與否，並非單憑運動組織者是否採取激進手段去迫使政府就範，如何因應形勢進退，本身涉及不少複雜的考慮。稍一不慎，整場運動便付諸流水。佔領行動，或其他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本身的決策與考慮相當複雜，政治形勢的瞬息萬變亦直接影響著運動的進退。像今次不少港人羨慕台灣學生可以在立法院佔領如此長的時間，其實除了因為學生的意志堅定，也得利於立法院長王金平與馬英九關係勢成水火，王金平一直拒絕進行清場，令學生獲取重要的議價空間。否則，整個佔領行動的難度將大大提升。

社會運動，並非只關乎一個「激」字。運動手法的激進與行動回報並不一定成正



比，最重要還是組織者如何理解政治形勢，以作出合適的決定，以免被運動的激情沖昏頭腦。執筆之際，佔領中環已被中央定性為主權爭奪戰，可以預計未來的形勢會比想像中更複雜。如何在即將來臨的任何行動，包括佔領中環或其他民間自發爭取民主的運動能夠進退有序，與中央來一場政治博弈，將是民間社會未來的首要工作。但新一場戰役開始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人家的社會運動，並非只靠盲衝直撞的。



社會運動「反服貿」「激」看香港佔領行動

從守望到抗爭， 我的編號是239

邵倩文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校牧助理

我於7月2日下午2時左右獲釋。一打開手機，就已有三百多條慰問我的短信。當中有些人支持和平抗爭，有些不；但他們也關心及守望著我這樣一個朋友，也願了解、聆聽我的經驗。感謝這些守望者，他們的守望成為抗爭者的平安與力量。

基督信仰感召我走進遊行隊伍

整個六月在我心內有一股哀愁。紀念了二十五年的六四屠城事件仍未平反，6月22日的網上公投遭大規模網上攻擊，6月27日「新界東北發展」爛計劃的前期撥款竟荒誕地通過。哀愁多於憤怒，哀悼香港，為何我居住的香港變到如斯地步？這股哀愁，帶着力量，讓我繼續在七一站出來禱告、遊行，為信念發聲。如往年一樣，下午二時與一眾基督徒到維多利亞公園音樂亭為香港守望禱告。

在祈禱會上，當聽到為香港的禱告，同誦唱「願我的禱聲……共送到天空中」時，我的眼淚不期然地湧出來。原來心底中為香港近來的現況，有那麼多的哀愁；然而，我仍相信禱告，仍相信基督信仰賦予身心靈的力量，如今年七一祈禱會的主題所言，「無懼黑暗行公義，民主普選新香港」，我信，我願發聲禱告。

祈禱會完結，隨著為香港禱告的心所帶動，於是帶着牧者們的祝福差遣，我與幾位神學生，以及普世合一運動暑期牧職實習計劃的同學舉着「付代價的自由」的橫額，上面還寫了6月份在內地被捕的維權人士的名字，走進七一遊行的隊伍中。

在烈日和風雨的摻雜下，帶着紀念那受逼害但仍爭取公義者的心情，行這七一路。不過這段路也真的不易，當中警察不開路，市民被困多時，要求開路，警察不單沒理會要求，卻惡意展現權力去威嚇，我心中真存憤怒。及後我們到了香港基督徒學會在灣仔的街站留守，幫手派單張。在派單張時，我特意留意成千上萬遊行人士的眼神，我與他們有很多眼神接觸，感覺極之良好。我相信其中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也有不少人沒有接過我手上的單張，但眼神的接觸，意味著我們彼此間擁有的連

繫，感到互相在支持和打氣，此七一行就彷彿似香港基督徒學會的單張所言：「團結不同宗派基督徒群體，建立自由、民主、公義、仁愛社會」。我信，我願去行。

遊行完，身體雖累，心仍想到遮打花園打個「白鴿轉」，在外圍支持留守遮打道作「佔中」預演的年輕人，盡一分微力守望學生。我擔心他們不知道會遇到甚麼對待，也擔心他們會否失控，去衝擊警方防線等。若是這樣，不單會傷害別人，更會傷害到他們自己。我這擔心不是沒原因的。早在6月27日，我也曾到政府總部靜坐了個多小時反對東北前期撥款，但因有事務要在晚上處理，大約黃昏時分便離開了示威區。工作完了，晚上乘地鐵回家，途中得知吳亮星粗暴地通過東北發展的前期撥款，心中的怒火立即點燃起來。我從來未試過如此憤怒，更從未試過憤怒到流下眼淚。為何我居住的香港變到如斯地步？憤怒的同時，也很擔心。我猜想我在地鐵裡面接獲消息也如此憤怒，那麼，在政總現場抗爭的群眾，他們的憤怒豈不是比我更甚嗎？他們會否按捺不住，守不住和平抗爭，做出很多衝擊行為呢？當晚在為此不公義的議會氣憤難平的背後，擔心與哀愁也不斷地湧現，搞得徹夜難眠。幸好，6月27日那天晚上，抗爭者總算十分克制，和平地散去，為日後七一等抗爭留力。然而，我們面對這樣的政府，還可以克制到幾時？此政府何時會聆聽人民的聲音？

作守望者的原委和觀察

七一那個晚上，正是因為擔心年輕抗爭者，怕他們亂了，也怕警察會傷害他們，我這個四十五歲的中年基督徒，在遮打花園示威區外圍，盡一分微力守望學生，為他們禱告。

我在現場旁觀，衷心欣賞學生及群眾都由和平抗爭的信念出發，去組織和實踐這個靜坐行動。我親眼看到警察用不必要的武力強行搬走台上的主持人和示威者，並嘗試要求傳媒離開，好讓他們去執行任務。我親身經歷到警權過大與無理，是如此的荒謬！

未被拘捕的學生領袖在留守的群眾中間，再組織起來，雖同伴已被捕，警察繼續威

嚇他們，但他們仍然保持冷靜，平穩地部署和組織，呼籲在場的群眾以和平抗爭的方式留守到早晨八點。我心裡為他們的沉著冷靜而喝采，更為之欣賞與敬佩。

我也發覺冒出了一些「可疑人物」教唆及挑釁示威者，他們有些戴著口罩似是怕被人看到臉孔。其中一個中年婦人跟幾個靜坐留守者閒聊，更對他們說：「如果警察要強行搬走你們，可用腳反抗，自衛是無可厚非的。」及後有人發現這個婦人身上的環保袋是一個慶回歸愛國活動的紀念品。學生及群眾互相提醒，不動聲色地讓這些煽動和教唆輕輕溜過，我也被他們的互勉與恪守信念所感動。

凌晨3時左右，當警察清場的氣氛漸濃，學生領袖呼籲留守群眾緊靠一起以填補人群中的空隙，也鼓勵在外圍的人一起坐下來守護他們。我內心不期然湧出一股傻勁，眼見情況危急，沒有多想便坐到示威者的空隙中，與和平抗爭的人「同在」，成為他們的一分子。就在一瞬間，我由「守望抗爭者」變成「抗爭者」。

身分瞬間轉換為抗爭者

「在」抗爭的過程中，抗爭者手挽手、身貼身，緊緊地連繫著。然而，不單是身體連繫，和平抗爭的信念、互相守望之心，也緊緊地連繫著。雖然不斷目睹前排的抗爭者被警察搬離，然而我內心的擔憂和恐懼竟然愈來愈少。雖知會被捕，雖知身體要承受暴力，但內在的力量大了、自在了、平和了。

當四位女警開始拆開我和同伴緊扣的手，大力按我膝內的穴位想我鬆開我緊合的腿，同時大聲向我呼喝：「你要合作，不然你會痛。」我竟然可以平和地回答：「我『在』，是做不合作的運動，我預了痛，請隨便。」那刻我感到那呼喝我的女警也楞了楞。在被抬的過程，我體諒她們的辛勞，更與其中一位女警有一番對話：

我：「對不起，今天辛苦你們了。」

女警：「你們的聲音已經被聽到。」



我：「唉！我希望，但……」

女警：「你可否放鬆雙手，讓我們抬得你舒服D。」
（被抬時，我仍緊扣雙手）

我：「對不起，我知你們辛苦，但我想盡一分力去虛耗你們的體力，讓在場的人可留守到8點，辛苦晒！」

來到旅遊巴士外，女警們放下我，搜我身，也以溫柔、體諒的語氣相待。然而當一被放下，我整個身體也軟了，真的很累，連提起自己的袋子的力氣也沒有。為何我們的政府，要這樣虛耗市民與警察的力量？身體雖然疲乏到極點，但內心的平和與輕鬆是我始料不及的。

7月2日早上7時15分，我被押上旅遊巴，8時到達黃竹坑警校，我們共有三十七人被帶到同一個課室扣留。有些警察開始稱呼我們是「犯」，也以不禮貌的態度呼喝我們，例如：

「你地，九條女，同我企埋牆排一行。」

當然，同伴中有人不甘受辱，還以顏色說：

「阿sir，請尊重，不要用這粗俗的量詞稱呼我們。」

但也有些溫和的警察會說：

「昨晚，辛苦大家了，知道大家很累……」。

下一步警方會如何對待我們？問話？起訴？程序是怎樣的？我們全不知情，警方也不讓我們與外界聯絡。然而，課室中的人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們之間仍有一份和平抗爭的信念聯繫著。有人看書，有人閒聊分享各人的生命故事，互相慰



間，也有人倒頭大睡，被扣留的氣氛總算輕鬆平和。

在扣留期間，我們向警察提出很基本的身體需要，例如上廁所、食物、食水等（這真是很基本的要求，因整個晚上，也沒吃、也沒機會上廁所。）然而，我看到警察根本人手不足，上頭也沒好好安排，因此情況十分混亂，他們顯得很煩躁，也很無奈，我相信他們自己的餐點也沒被照顧和安排。剛巧我們遇到一位好警察，知道我們真的十分餓，便拿了他和他同伴為自己預備的腸蛋麵早餐與我們分享。

傻勁換取的竟是平安和自在

在扣留和等候的過程中，我反思為何我內在多了一份平安、平和感。我感恩自己隨着內心那一股傻勁，坐下來成為抗爭者之一。與其他和平抗爭者同在，讓我經驗團結、信念、互相守望的連繫，也真真正正學習如何實踐和平抗爭。我慶幸有兩位同學同時以一份傻勁去行動，我們一起被捕，一起拘留。再者，我的平安也來自拘留室外那些守望著我們的人。我深信（後來得到證實），我認識的同學、同伴、家人、師長們，他們在場外，在facebook、在電視直播上，一直守望我、支持我、與我同在。我知道這些守望者在監察整個抗爭運動，我被扣留，與外界失去聯絡時，他們會在外嘗試做保護我的工作。

我於7月2日下午2時左右獲釋。一打開手機，就已有三百多條慰問我的短信。當中有些人支持和平抗爭，有些不；但他們也關心及守望著我這樣一個朋友，也願了解、聆聽我的經驗。感謝這些守望者，他們的守望成為抗爭者的平安與力量。

經驗7月2日的留守，我更發現，與人同在、信念守望的連繫，給予我和平的力量，使我有勇氣成為和平抗爭者。願我以後的日子，如七一祈禱會中向上主的所求及所諾：「無懼黑暗行公義，民主普選新香港」。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五期港幣二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五期港幣四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寄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